

文學研究叢書

曼殊六記

上海中央書店印行

蘇曼殊六記集

1 9 4 7

上海中央書店印行



中華民國卅六年八月重印

蘇曼殊六記集 全一冊

定價國幣

著	者	蘇	曼	殊
發	行	人	沈	東
出	版	者	中	央
發	行	所	中	央
			書	店

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

電報掛號 八五二六
全國各大書局 均有代理批發

蘇曼殊六記集目錄

非夢記	一
碎釋記	一九
焚劍記	五〇
絳紗記	七〇
斷鴻零雁記	九四
天涯紅淚記	一七五

蘇曼殊六記集

非夢記

吾邑汪玄度，老畫師也，其人正直，爲里黨所推。妻早亡，贍二女，長曰薇香，次曰芸香，均國色。玄度目教二女繪事。有燕生名海琴者，其父與玄度世交，因遣之從玄度學。既三年，頗得雲林之致，而生孜孜若無能也。玄度愛生如己子，欲以薇香妻之，生之父母俱皆當意。生行年十二，遭母喪，父挈之博遊西樵。逾年歸，將爲生行訂婚之禮，不料以消渴疾卒，生惟依其孀劉氏。後三年，玄度重以姻事聞於劉，劉意殊不屬，乃婉言曰：『待之待之，更三年議此，未遲也。』

一日，劉假無心之詞，問生曰：『汝愛薇香否？』

生視地不答。

劉曰：『薇香好女子也，惟我問諸算命先生矣，恐不利於汝，故爲汝辭之耳。』

非夢記

生愈不語。

過四日，生得沉疾，劉百問不一答。劉心知其理，耳語之曰：『我有甥女鳳嫻，與薇香不上下，定爲汝娶之，勿戚也。薇香但善畫，須知畫者，寒不可衣，飢不可食，豈如鳳嫻家累千金，門當戶對者耶？』

生不語如故。

又過五日，生病稍痊，劉大悅，命侍婢阿娟以玫瑰點心進之。詰朝，生徐行至燕處之室，甫入，見劉與一靚妝女郎共語。女突見生，卽起立欲避，生凝矚不轉。劉見生，慰問倍切，忽而微哂，引女郎之手，卽問生曰：『昨日點心美乎？』

生曰：『厥製滋佳。』因問所自來。

劉向女郎言白：『汝今日更爲海琴多製百枚，彼病新瘳，食量必倍於汝。』

此時女郎紅上梨窩，生肅然欲退，劉止之，笑曰：『海琴今日見嘉賓不拜，何也？既啖人家點心，不當道謝耶？』

生如言，與女郎爲禮，女亦莞爾，盈盈下拜，此覲面之始也。停午，女親持重酪及餅子饋生，生亦欣

然相受。抵暮，生患又發，體中溫度逾四十。第二日，人略清爽，復見女郎，輒步溫香，捧藥而進。自是殷勤調護，彼此默不一言。

一夕，生目稍瞑，忽覺有人卽枕畔引生右手，加諸鼻端聞之，復傾首以唇櫻微微親生之頸。迄生張目而視，則女郎悄立於燈畔，著雪白輕紗衫，靡顏膩理。二人眼光頻頻相對，生心中愈覺搖搖，久之，微啓女郎曰：「阿姊倖矣。」又曰：「何事見教？敬煩阿姊以芳名見告。」

女低鬟不應。有間，生再問曰：「嬌娘安睡未？」

女又不應。然見生發問，若欣欣然有喜色，卽探懷出一嵌珠小盒授生，迴身而去。

厥後，生久不覩女郎，乃私叩阿娟曰：「前日女郎何人也？」

阿娟笑而不答。他日又問，附耳曰：「汪家薇香，公子認得未？」

旣而生自念薇香貞默達禮，吾雖在病中，豈容爲我侍側？矧以香盒見貽，於禮尤倖。生不見薇香七稔，然幼小之時，知其腰纖細，髮茂密，及其雙窩動處，今日尙歷歷憶之。繼而更設一想，謂此女郎或吾在夢中所遇，非真薇香，殆阿娟給我耳。執盒細瞻之，異常精好，凝香如故，則又明明非夢，使阿娟之

言屬實，何以容髮並不符協？此際百思亦不能得其真。綜之，此女郎非薇香，卽鳳嫻，非鳳嫻，卽薇香，舍此二人，嬌娘決無遺看病榻之理。由是往復推勘，如入魔不醒，忽而急起呼曰：『阿娟，汝趣告主母，公子非薇香，卽畢生不娶也。』

數日，生似愈而非愈，劉復慰曰：『汝須自甯其神，明春爲汝娶薇香也。』

生自此日，爲狀微適，有僧名遣凡者，與生素舊，微窺其情，隨時示以般若意旨，令自開悟；而生執於滯情，疑信參半。

破夏，遣凡約生赴鼎湖，居報恩寺四十餘日，病仍弗瘳。一日，生泛舟過一橋，有二女行釣水邊，微風動裙，風致乃如仙人。生審覘之，的與垂髻時無參差，正薇香姊妹也；心躍然動不已，知阿娟之言果妄。旣歸，訪之小沙彌，方知玄度寄寓寶幢南院。明日，晨齋畢，生謁玄度，玄度麤衣垢面，而神宇高古，方伏案作畫，畫松下一老僧，獨坐彈琴，一鶴飛下。旣竟，命生爲題之，生接筆構思，少選，書一絕句曰：

海天空闊九泉深，飛下松陰聽鼓琴；
明日飄然又何處？白雲與爾共無心。

玄度自然其鬚曰：『字跡類女子，然小詩可誦也。』已而告生曰：『吾來已兩月，一二日須返里，

爲先人修墓。汝軟弱，於此靜養爲宜，吾事畢即來看汝。」

生聞言，戚然改容，知不能與薇香於此圖良會也，遂辭其師出門。惘惘路上，過韋媼迎面言曰：「久未見公子，公子面容瘦峭，何也？我正有無窮之言，宜加質問，公子許我乎？」

生心滋異，迴憶媼是薇香孀母，慈祥之人也，恭謹答曰：「惟媼之命。」

媼第一問曰：「頗聞人言，公子已定婚，其人麗且富也，非歟？」

生曰：「未之前聞。」

第二問曰：「公子髫齡時，與薇香甚相親愛，今公子憶念之乎？」

生曰：「深憶之。」

第三問曰：「薇香曾有何物贈公子？」

生曰：「有，其亡母所遺波斯國合心花釵。」

第四問曰：「今猶在否？」

生曰：「珍藏之。」

最後第五問曰：『公子愛花釵，抑愛表妹之香盒耶？』

生始聳然不能爲辭，相顧良久，反問媼曰：『媼那由知香盒事？』

媼不答，卽正色言曰：『薇香傾心向公子以來，匪日不思公子，密告我曰：『不偶公子，不如無生。我深念薇香雖貧，公子夙稱風義，固如是負一女子耶？』』

生從容答曰：『我心亦如薇香，此事稟父母之命，我實誓此心，天下女子，非薇香不娶也。』遂將得病受盒諸事，一一白媼，媼始省劉之用心，並非公子忘懷。

生瀕行曰：『上帝在天，矢死不移吾志。』

媼曰：『佳哉，公子之言也。公子珍重千萬，我他日會令薇香見公子，望公子勿泄於人。』生歸寺中，日思日懼，知劉果無意於薇香。

一日，閑步至山門，見柳瘦於骨，山容蕭然，知清秋亦垂盡矣。卽以此日辭遣凡歸家，遣凡勉之曰：『子有夙慧，我深信之，毋近淖約，自不沈煩惑之海，子其念之。』

生抵家，日伺章媼之踐其前約，忽而阿娟趨至，瞪目謂生曰：『公子且登樓，有事相告。』

生果從之登樓，阿娟當窗以千里鏡授生，遙指澤邊言曰：「公子諦視之，勿誤也。」

生引鏡臨眺，遠遠一女子，倚風獨盼，審視，赫然薇香也。俄一男子步近其前，生覺手足酥軟，墜鏡於地。阿娟扶之下樓，生幾半日不動。

阿娟乘間曰：「言之，或勿訝耶？吾見此狀，不一次矣。以公子不在家，未即進言於公子。前時公子見問，侍湯藥者何人，吾以爲薇香，今則知實爲公子表妹鳳嫻也。表妹幽閑貞靜，愛公子罔有悛心，而薇香之爲人，公子今日殆有以見之矣。然公子當日要吾告主母，非若人不娶，吾誠不知公子於義何取？或公子未知其人底細。主母時亦有言，在理應爲公子娶薇香，然而婚姻事大，既微聞此女有解佩遺簪之行，則此女何得污吾公子？主母故遣表妹一見公子，以試公子懷抱，奈何公子不察，口口聲聲，謂非薇香不要。至於苦病連綿，今公子自思，豈可以金玉之質，爲銜女摧折，其愆真不值薇香之一笑。公子誠能自淨其心，一依主母之命，則吾亦藉公子洪福，承迎公子，終身享有齊眉之樂。願公子審思之。」

阿娟言畢，生注目視几上書篋，默不一語。

明日，阿娟引鳳嫻入生之室，而告生曰：『公子病中存問之人也。』言已遂行。鳳嫻始以輕婉之聲啓生曰：『表兄，玉體少安耶？』

生應曰：『敬謝表妹。』

二人寂然而立，空庭落葉，二人一一聽之。鳳嫻覘生睫間似有淚痕，婉慰之曰：『望蒼蒼者祐表兄無恙。』

言已乃出。既而稍停趾，似待生發言，生果有言曰：『請表妹得閒來坐。』

鳳嫻既去，生復悄然自念：移時即啓書篋，出花釵，以帕拭淚，然後裹之，呼阿娟告曰：『爲我敬遺薇姑，言公子家法嚴，不容久藏此物也。』

一日，淡雲微雨，鳳嫻獨至生室，助生理浴衣。壁上有鏡，鳳嫻對鏡而坐，俄而徐徐引其眉角向生，言蘇州女子於傅粉一道，獨有神悟。蓋鳳嫻生長蘇州，好纖纖而談蘇州之事，間以昵辭，生但唯唯。繼而坐于生側，卷其纖指央生曰：『表兄試猜吾中指何在？』

生猜之不中。鳳嫻微笑，執生之手，自脫珊瑚戒指，爲生着之；遂以醫親生唇際，欲言而止者再，乃

嘯喘言曰：『地老天荒，吾愛無極。』言已，竟以軟玉溫香之身，眞生懷裏。

生自還釵之後，心緒悽愴，甚於亡國。鳳嫺備悉其事，故沾沾自喜，以爲生正在迴心轉意，徐徐輸以情款，卽垂手而得。劉卽時時引生，同鳳嫺游履苑中，生益憮然，覺天下無一事一物，能令其心生喜悅者，猛憶遺凡平昔所言，款款近情，殊非虛妄。作計既定，卽託病辭劉，重往鼎湖。

劉不知生已絕意人世，頻使鳳嫺傳問，生則凡百求棄於鳳嫺，而鳳嫺濃情蜜意，日益加切。

一日大霧迷漫，生晨起引目望海，海沉沉無聲。久之，亦似沈吟語曰：『世人夢中，悠然自得真趣，若在日常，海闊天空，都無意味也。』

生正在垂眉閉眼，適其時微聞足音，憬然迴顧，則鳳嫺、阿娟同至。生延坐曰：『謝表妹遠道臨存。

鳳嫺曰：『我來求教，何言謝也。』忽而愕視生曰：『表兄胡爲顏色猝變？寺中風露侵人，表兄今

日同吾歸乎？』

生乃凝思曰：『表妹勿爲吾憂，吾山居樂也。』

阿娟將荔支進生，鳳嫻爲生璧之。此時各有心緒，脈脈不宜。阿娟既退，鳳嫻含笑問曰：「有人咏荔支壳云：『莫道紅顏多薄命，昨宵曾抱玉郎來。』二語工乎？」

生似有所念，已乃漫應曰：「工。」

鳳嫻方欲再言，生頗踟躇；時見天際鴈羣，忽而中斷，至於遙遙不見，遂對鳳嫻脫口言曰：「累勞玉趾，良用歉仄。既承垂愛，今有至言相告：吾多病殆不能歸家，卽於寺中長蔬拜佛，一報父母養育之恩，一修來生之果，幸表妹爲白嬌娘，請嬌娘哀恕之。」

鳳嫻聞言，蘊淚於睫，視生曰：「表兄，此言何謂？吾豈敢傳於尊嬌。須知吾身未分明，萬一尊嬌聞此言，以爲吾必有所開罪於表兄，則吾與表兄，無相見之日，表兄彬彬溫藹之人，豈忍之乎？吾亦知有一人牽表兄之臆，顧其人弗端，人皆知之，表兄甯無所聞？今表兄忽以此言相示，且問吾謬戾至於何地。嗟夫，表兄傾聽之海潮漸漸，是吾瘞身處也！」言訖，嗚咽不已。

此時情網彌天而下，生莫知所可，又見鳳嫻已清瘦可憐，竟以手扶鳳嫻，恍然凝思，既而變其詞曰：「表妹既知吾言爲有因，則必宥其離世之志。表妹高義干雲，吾豈無感？紉在心，適所言肆甚，須知

吾心房已碎，不知爲計，還望表妹憐而恕我。表妹慎勿哭，人且來。」

鳳嫻卽曰：「然則表兄知所趨避矣！」

生歎歎答曰：「自今以去，常接表妹歡笑，不得謂非上蒼垂愍。」

鳳嫻此時，如石去心，復露其柔媚之態，抱生，以己頰偎生之頰，已而力加親吻，遂與生別。

生一夕聞僧言，玄度重來寶幢養痾，攜燈參謁，則玄度病頗沈頓，二女并侍榻側。薇香見生入，卽避座而去。芸香垂其雙睫，似不欲視生也者。玄度視生，乃無一言。時方雨甚，韋嫻堅留生宿隔院。夜已深沉，嫻持燭來視，亦甚致禮敬，已而突詰生曰：「公子前此使阿娟期薇香於萍畔，公子乃忽爽其約，而遣他人替代，宜乎薇香不與之言而返，敢問公子何以對薇香？其時吾曾謁公子之門，阿娟答言，公子已外出，公子豈知薇香憂迫之情而憐恤之耶？薇香初意，本不欲出，吾特以公子情深義重，力加勸勉，始毅然赴命耳。」

生聞言心爲一震，卽倉皇答曰：「此何日事，吾未嘗有是約也。」

嫻思之，復曰：「是亦不能無問，然則花釵亦非公子親交阿娟者耶？」

生曰：『花釵固吾親交阿嬭，令返薇香。』

嬭曰：『意何在也？』

生曰：『此語何能答，亦不須問。今實告吾嬭，吾此來鼎湖，不久當祝髮爲僧……』生至此咽塞不能續言，乃逆吞其淚，顫聲曰：『請嬭語吾親愛之人，敘去而寸心存也。』

嬭此時愀然作色曰：『前朝公子與一送眼流眉者，相抱而泣，沙彌共見之，此曷爲而然者耶？始吾歎公子信義多情，吾今然後知公子矣。』

嬭與生對答時，薇香潛立戶外，一一俱聞之。既返，踞椅於邑，抽刀遽欲自剄，聞其父呻楚聲，則又自止，若是者三。頃之，與芸香共寢，芸香言相生儀表，決非負心之人。薇香斗憶生言寸心存，猶有藕斷絲連之意，又思答嬭之第一語，中心油然暗喜，意必有人誑生，則他時二人親證，自能迴復其心。

是夜雨滴不止，生亦不能成寐，思嬭之言，實出至誠。知前時所見，實薇香見給於人，愈思則愈見薇香淑質貞亮，決其人無他遇。天明，將還釵本末陳露於嬭，深自引咎，乃歸寺汲汲無歡。

無何，玄度病卒，生出資營葬於寶幢，嬭遂同薇香姊妹歸鄉，生亦以劉命催歸。歸時已不見鳳嫺，

生始責阿娟妄言傷正，阿娟志忘曰：『不敢，既不許吾爲知言，公子當後識耳。』

越日，劉謂生曰：『汝終日容色不悅，何也？汝須自珍重，月內我爲汝定鳳嫻爲婦，臘月涓吉成禮。百年之好，吾爲汝慶。汝前謂非薇香不娶，此汝年鬢尙輕，不曉世事。薇香德素何如，今姑勿論；使其人卓然貞白，娶之不但無一星之益，人且藐吾家世。我仔細迴環，所以必爲汝娶鳳嫻者，門戶計耳，非我故爲猜薄薇香。鳳嫻亦婉惠可愛，何悖於汝？今汝須靜聽吾言，忽爲他人所惑，此男兒立身之道也。』

生跪劉之前，力爭曰：『我負薇香，獨謂義何？』

劉怒曰：『汝但圖博一女子歡心，視我之言爲寢辭耶？』

生此時知劉意不可挽回，時日西夕，生往叩薇香之門，韋媼肅生入，生告之故，媼令薇香庭迎。是夕，月寒霜冷，生肢體戰慄，無以致辭。忽進抱薇香於懷，兩人胸際沉浮呼吸，息息皆聞。

良久，薇香迴其含頰之面，就生微歎曰：『君既迫於家庭之命，則吾又豈容違越？願自保愛，毋以一女子傷君之懷。吾銜恩戀德，以至於今者，以君或能娶我耳。不謂天心已定，何必更言？今茲猶得接君眉宇，於吾福命已足，復何憾也。』